與蕭翰林俛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與蕭翰林俛書
作者：柳宗元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573》

思謙兄足下：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，為仆言得張左司書，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，乃誠助太平者也。仆聞之喜甚，然微王生之說，仆豈不素知耶？所喜者耳與心葉，果於不謬焉爾。

仆不幸，向者進當鼈飉不安之勢，平居閉門，口舌無數，況又有久與遊者，乃岌岌而造其門哉。其求進而退者，皆聚為仇怨，造作粉飾，蔓延益肆。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，則孰能了仆於冥冥之間哉？然仆當時年三十三，甚少，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，超取顯美，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冒嫉，其可得乎？凡人皆欲自達，仆先得顯處，才不能逾同列，聲不能壓當世，世之怒仆宜也。與罪人交十年，官又以是進，辱在附會。聖朝宏大，貶黜甚薄，不能塞眾人之怒，謗語轉侈，囂囂嗷嗷，漸成怪民。飾智求仕者，更詈仆以悅仇人之心，日為新奇，務相喜可，自以速援引之路。而仆輩坐益困辱，萬罪橫生，不知其端。伏自思念，過大恩甚，乃心致此。悲夫！人生少得六七十者，今已三十七矣。長來覺日月益促，歲歲更甚，大都不過數十寒暑，則無此身矣。是非榮辱，又何足道！云云不已，祗益為罪。兄知之，勿為他人言也。

居蠻夷中久，慣習炎毒，昏毛重腿，意以為常。忽遇北風晨起，薄寒中體，則肌革慘懍，毛發蕭條，瞿然注視，怵惕以為異候，意緒殆非中國人。楚越間聲音特異，鴃舌啅噪，今聽之怡然不怪，已與為類矣。家生小童，皆自然嘵嘵，晝夜滿耳，聞北人言，則啼呼走匿，雖病夫亦怛然駭之。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，其十有八九，杖而後興。自料居此尚復幾何，豈可更不知止，言說長短，重為一世非笑哉？讀《周易·困卦》至「有言不信，尚口乃窮」也，往復益喜曰：「嗟乎！餘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，詬益甚耳。」用是更樂喑默，思與木石為徒，不復致意。

今天子興教化，定邪正，海內皆欣欣怡愉，而仆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，豈非命歟？命乃天也，非云云者所制，餘又何恨？獨喜思謙之徒，遭時言道。道之行，物得其利。仆誠有罪，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？身被之，目睹之，足矣。何必攘袂用力，而矜自我出耶？果矜之，又非道也。事誠如此。然居理平之世，終身為頑人之類，猶有少恥，未能盡忘，儻因賊平慶賞之際，得以見白，使受天澤餘潤，雖朽枿敗腐，不能生植，猶足蒸出藝菌，以為瑞物。一釋廢錮，移數縣之地，則世必曰罪稍解矣。然後收召魂魄，買土一廛為耕，朝夕歌謠，使成文章。庶木鐸者采取，獻之法宮，增聖唐大雅之什，雖不得位，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。此在望外，然終欲為兄一言焉。宗元再拜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